

一部电话机

● 薛鲁光

现在,私人电话机、手机已相当普及。可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私人电话机,那还是稀罕物。依父亲的级别和工作需要,组织上给我家安装了一部电话机,电话费由单位报销。

我记得那是 1965 年的一个星期天,两位工人师傅拿了一部电话机来到我家,其中一位问父亲:“首长,您的电话机装在何处?”一般来说,为使用方便,私人电话

机总是装在自己书房或卧室。不料,父亲不假思索地说:“就装在走廊上吧。”父亲将电话机装在走廊上,显然是想方便大家急用。

这部电话机,还真的帮了左邻右舍不少忙呐! 有一天晚上,我忽听到有急促的敲门声,父亲开门一看,见是隔壁邻居王老师,原来王老师的爱人突患高血压并发症,急需叫 120 急救车。父亲一边忙叫她使用电话,一边回到卧室,拿出“地平片”让其服下。当时正值文革,父亲明知王老师的爱人是资方代表,正在接受审查,自己此举会有引火烧身之嫌。而父亲坦荡地

说:“见人有难不救,那还是人吗! 当年我们新四军打仗,捕获的俘虏还要救呢!”短短一句话,让我们感到父亲的坦荡。

有一回,哥的同学来我家玩,时间久了我妈要留他吃饭,他答应了。但需要得到同学家长的允许,照道理,打一个电话回去很方便的。但是哥想起父亲的叮嘱,于是哥陪他同学坚决跑到公用电话亭子去打电话。父亲知晓后很高兴,摸着哥哥的脑袋说:“做得对,好样的。”

还有一次,一位邻居来我家玩,他看到走廊间有一台电话机很好奇,便拿起听筒拨动了电话盘,听筒里立即传来了问话声,邻居这才知道这不是玩具,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赶紧跑过去,对着听筒说声:“对不起,打错了。”挂了机,为他解了围。事后,父亲立即采取了补救措施:拿出一个小本子,系上个圆珠笔,以后凡是私事用的电话,统统登记在册,每月交电话费时一并向组织补交私用电话款。我不解地问父亲:“区区几元电话费,值得兴师动众吗?”父亲认真地说:“我们共

产党人为大众打天下,可不是为自己谋福利。电话事小,做人事大。”

父亲的意外去世,也与他廉洁奉公的品德有关。本来,像他这一级市管干部,上下班是可以乘坐公派小轿车的。可他说:“国家经费有限,能节省就节省点吧!”于是,他坚持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1973 年 9 月 3 日上午,父亲要到市委去开会,他打电话谢绝了单位的派车,像往常到单位上班一样,他从横道线上横穿嘉善路,准备乘坐公交车去市里开会。可就在这时,一辆“乌龟壳”(当时上海的出租车)疾驶而来,猛然将我父亲撞倒在地,头颅严重破损,伤及大脑脊髓神经,经抢救无效,离我们而去……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 50 年了,但他倡导的公私分明的家风随岁月流逝愈显清廉无瑕。它激励我们几个子女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这真是:电话一台机,公私辨暗明。/ 救邻适解患,玩器定规行。/ 蚁小毁长坝,蝗多枯众梗。/ 家庭扬正气,两袖荡风清。

桂花苑

刊头书法 李自勤



众志成城 战胜病毒(篆刻)



相海勇

最美的时光

——我家的“人世间”故事

● 南洋模范初级中学九(6) 刘嘉滢

一届冬奥会,一场颁奖典礼,一束绒线花,在时光的流淌中,这明朗绚丽的艺术品诉说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兴趣课上我也偶然地接触到了这个传统手工活动。自认为学得有模有样的我兴奋地把这一截成品给妈妈和外婆炫耀。原本以为这新奇的“艺术品”会赢得夸赞,没想到外婆拿出老花眼镜,眯起眼,评价起来:“这里针脚不够密,还有这里,都漏针了……”我惊讶地望着外婆一一指出我的不足:“难道您也会吗?”“那肯定啊,你妈妈小时候,哪一件绒线衫不是我织的?我们那年代几乎家家都有人会这个。”“是啊。”母亲附和,“那时没有你们这么好的条件,想当初……”

妈妈娓娓道来,我依稀看见,几十年前某个傍晚,斜阳挤进斑驳的窗缝,温柔慵懒的光线照进那条老弄堂中的老屋:光线下的那个身影正是一位上海最普通不过的母亲,她摸出橱柜里的绒线。“乖囡!”母亲呼唤着女儿:“快来帮我绑毛线团!”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女孩应声,跑了过来,那神情明显不耐,而匆匆的脚步又不敢有丝毫的迟疑。女孩坐在母亲对面,先把绒线理顺,找到线头,交给母亲,两手竖直,撑开毛线,红的、白的、灰的……对面的母亲把他们一圈又一圈绕成一个个胖墩墩、肥嘟嘟的毛线球,织毛衣的前奏便完成了。母亲开始织毛衣了,先起头,把线按在针头上,抵住,另一只手抓住毛线绕一圈,让针从中穿出,向下一顶……如此循环往复,母亲的手翻来覆去,似游龙在空中穿梭。

“别以为一件毛衣织好就可以一直穿下去了。”妈妈的话语把我一下拉回现实,“那个时代织毛衣可并不是纯粹的兴趣爱好哦。小孩子长得快,你外婆会把小了的毛衣拆了加点新毛线重织,可以省钱!我一件都没扔,藏着呢,你要去看看吗?”

我欣然跟着妈妈去翻箱倒柜,找寻那历史的记忆。

沧海桑田,时代变迁,编织绒线从平凡普通家庭必备技能,变成了如今代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传统美德的艺术品,站上了国际的舞台。与我们一家人而言,它更是蕴含了属于每一代人专属的记忆,以及一段段最美的时光。

一个个黄昏,一团团绒线;两人对面而坐,两手默契配合;三代人共同的美好,三种截然不同却又殊途同归的情怀。我恍惚明白了外婆和母亲心中那最美的时光,也许是悉心编织未来的每一个夜晚,也许是那虽含不耐烦仍高举手臂配合的每一次坚持,又或者是身着独属于自己温暖时的每一个寒冬……而此时,家人围坐,摆弄着那稚嫩的编织半成品和古董绒线衫,评头论足,便是我心中最美的时光。

乌干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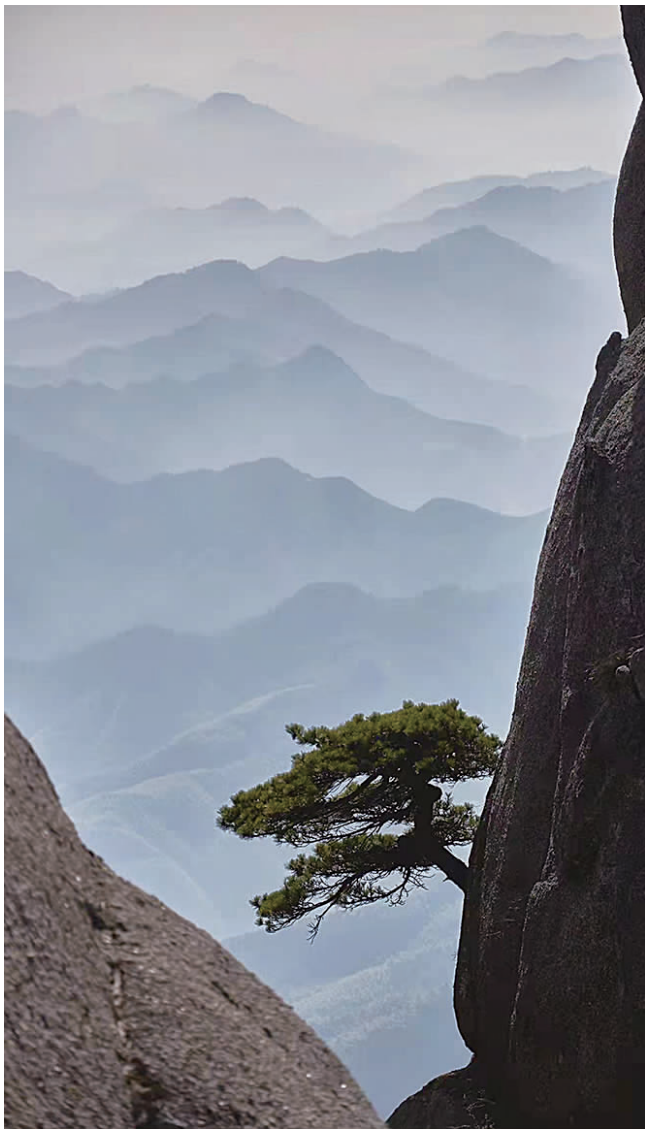
● 马蒋英

“乌干菜、白米饭,神仙吃了要下凡!”——这是一句在我家乡绍兴流传的一则关于乌干菜的口头禅。事实也是如此,记得还住在裕德路潘家宅老房子时,每当我家用乌干菜做菜,那特别的香味就会使周围的邻居都羡慕不已,看见我总会笑咪咪地说,你家的乌干菜真香啊。每年家乡亲戚带乌干菜来,我老妈总会分送一点给邻居们尝鲜。

可以这样说,我是吃乌干菜长大的。从记事起,我家一年四季的饭桌上几乎都有乌干菜做“下饭”。因为那时还没有反季节的蔬菜,从而经常造成蔬菜供应断档,再加上鱼、肉、鸡、鸭更是要凭票供应的奢侈品,于是乌干菜常常是我家中唯一的一道菜,不是干蒸乌干菜,就是乌干菜汤。虽然这乌干菜非常鲜美,但因为天天吃,吃得脸象“乌干菜”颜色、身体也长得象“乌干菜”条状了,所以我有段时间为吃乌干菜经常和老妈不开心,老妈就用“乌干菜、白米饭,神仙吃了要下凡”来数说吃乌干菜的好处。当然,那实在是无可奈何之词啊。

后来好长一段时间乌干菜从我家餐桌上消失了。不过,现在我家每年又要吃掉近十斤由我绍兴乡下妹妹早春时节精心晾晒腌制的掺有她

从承包山上掘来的乌干菜。当然,如今吃乌干菜绝对是为了翻花头、换口味,甚至作为特色菜肴招待宾客之用了,和当年的“下饭”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我家的乌干菜一是用来烧肉,二是用来煲汤,三用来下面条。“乌干菜烧肉”非常简单,切好的五花肉堆在乌干菜上,放入适量清水和白糖,煮酥了即可;“乌干菜煲汤”可以直接在清水里先放豆板和乌干菜慢慢地煮酥了,再放西红柿,粉丝,什么佐料都不要放,那汤就很鲜美了,如果是用肉汤或者鸡汤煲乌干菜,再放入经油锅煸过的西红柿,最后加入粉丝,那这个



云海雾松(摄影)

张兵

汤真的是神仙吃了要下凡的;至于“绍兴乌干菜面”那绝对可以和上海名点“咸菜肉丝面”媲美的。

这绍兴乌干菜,就是我们上海市民说的“霉干菜”或者“梅干菜”,因为其颜色基本都是深褐色的,所以还称其为乌干菜,和绍兴的乌篷船、乌毡帽合称为“三乌”。如今的绍兴乌干菜已经走出了绍兴地区,不但各地超市、商场都有零售,而且成为全国各地饭桌上常见的菜肴,更成为一些有点档次饭店酒家的特色菜、特色点心,比如“霉菜五花肉”“霉菜包子”“梅干菜饼”等。